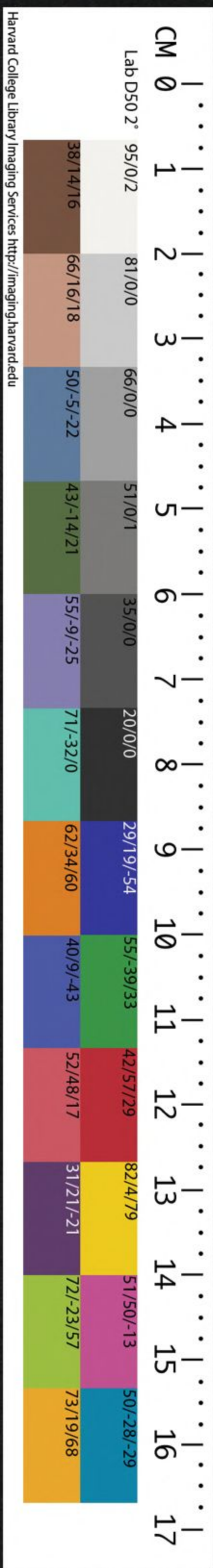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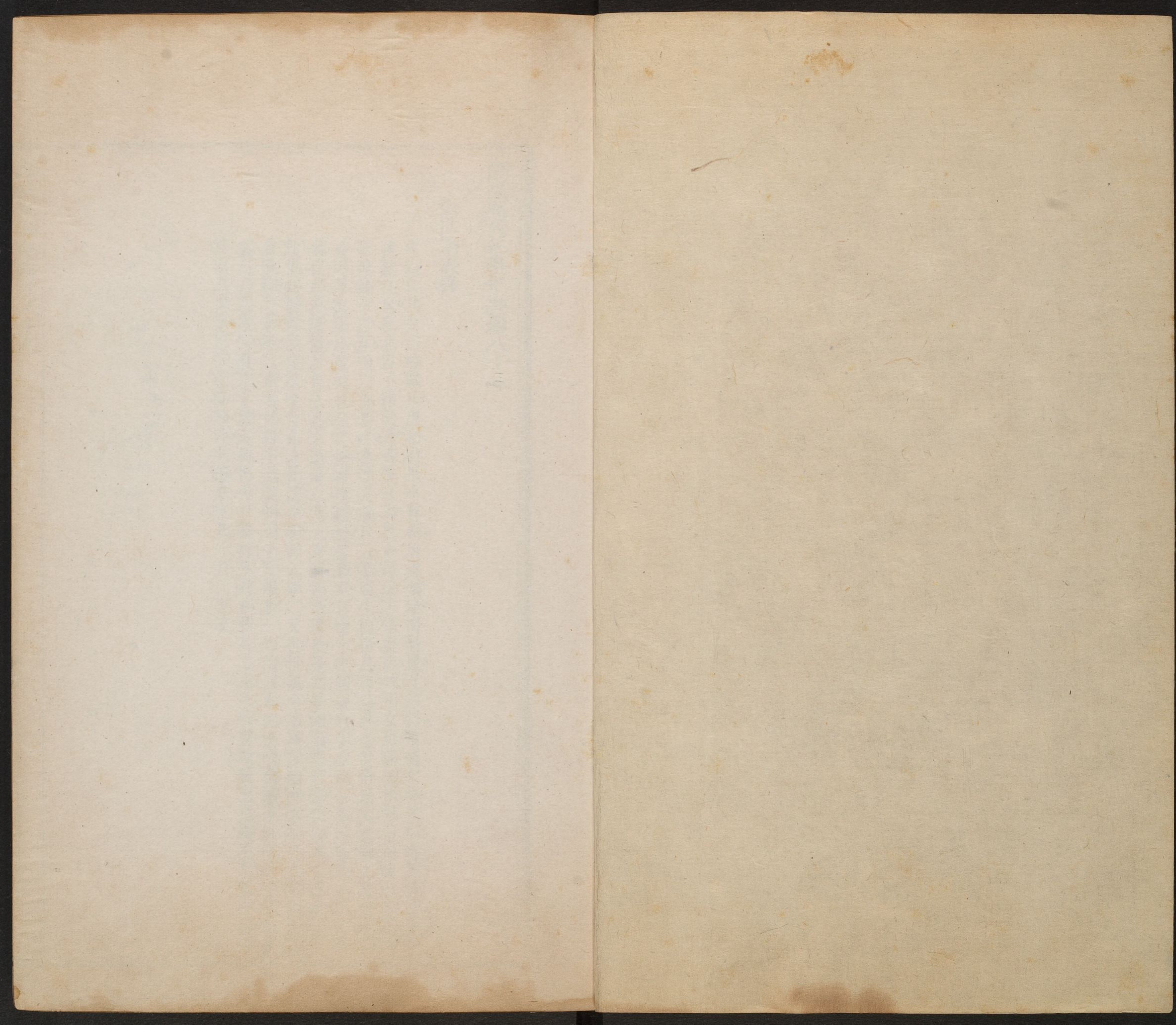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58

JUN 17 1931

T Ch L 2458/3<sup>2</sup><sub>13</s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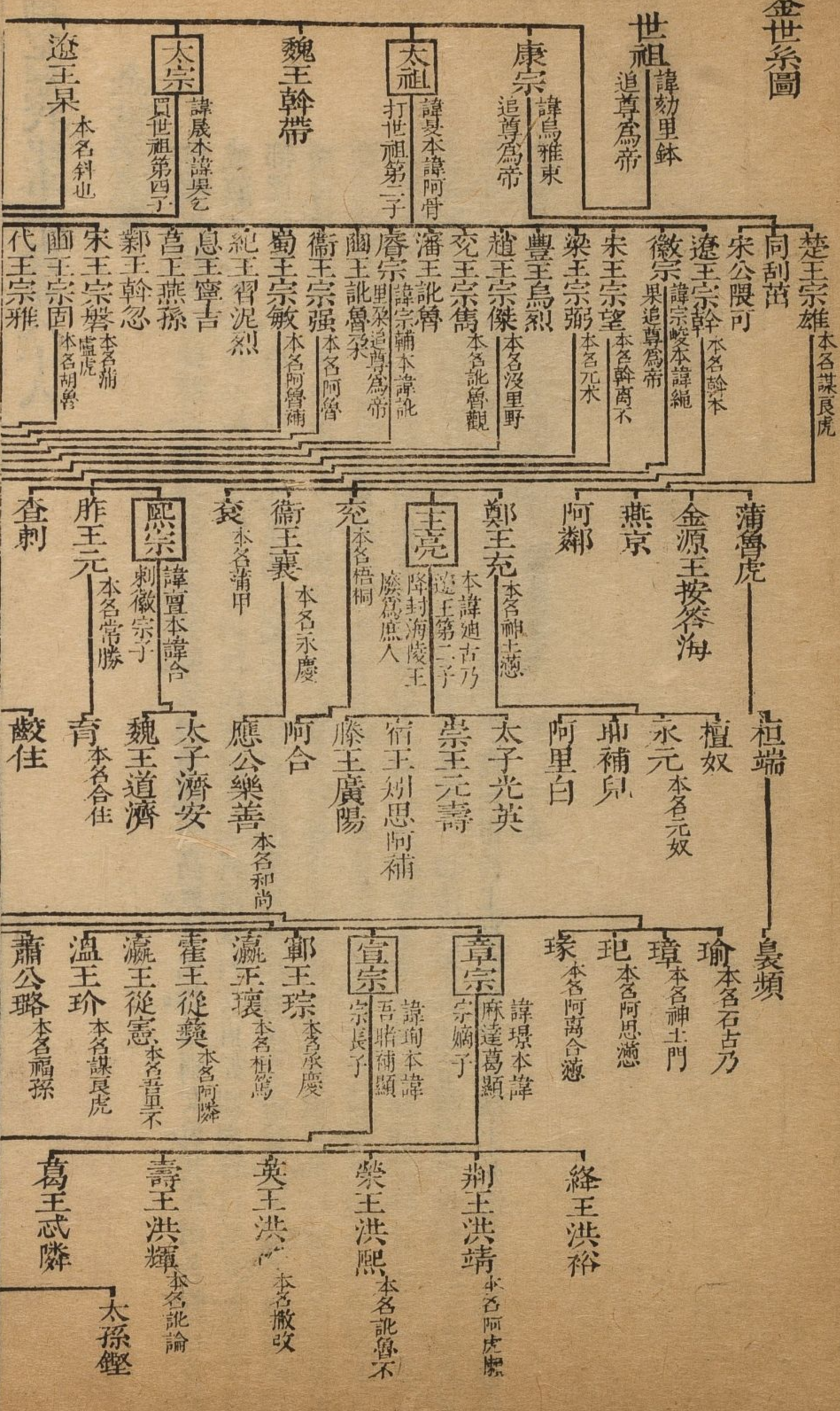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八

金世宗表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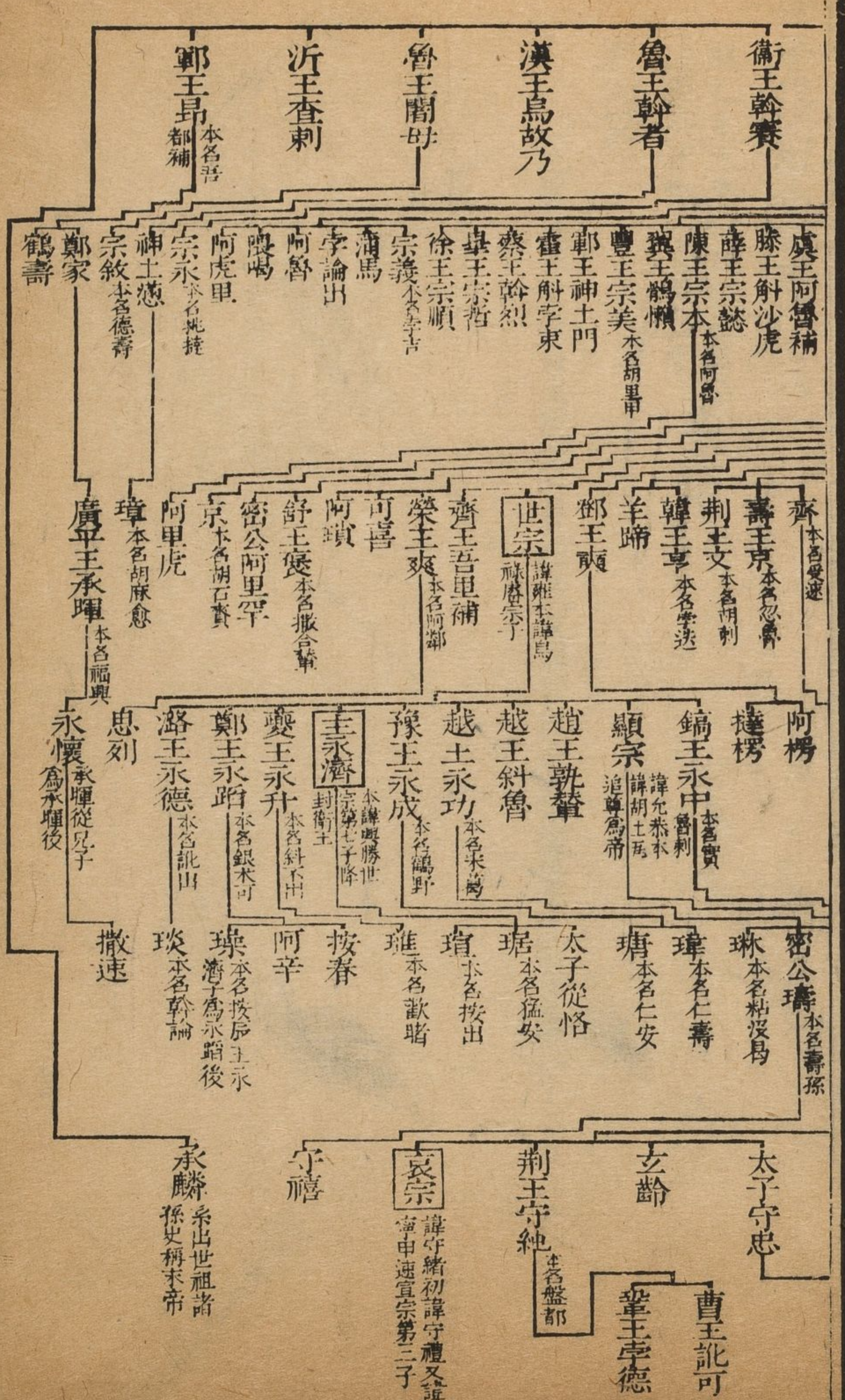
完顏氏其先出靺鞨氏唐初有黑水靺鞨居肅慎地附高麗五代時始稱女真其在南者繫籍於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於遼號生女真既而避遼主宗真諱改曰女直始祖函普自高麗來居完顏部僕幹水之涯後以部為姓遂為完顏氏云始祖生德帝烏魯烏魯生安帝跋海跋海生獻祖綏可綏可乃徙居於按出虎水之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綏可生昭祖石魯以條教為治民頗聽從部落寢疆石魯生烏古迺遜以為生女直部節度使是為景祖始有官屬紀綱漸立景祖卒子劾里鉢襲節度使基業自此大是為世祖即太祖之父也世祖卒弟肅宗頗刺淑嗣肅宗卒弟穆宗盈歌嗣自景祖以來兩世四主志業相因卒定離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穆宗卒世祖長子烏雅束襲位是為康宗康宗卒弟太祖阿骨打襲位未幾稱帝於上京改國號金廢土亮遷燕京號中都以汴京為南京宣宗遷都於汴共傳九主凡一百二十年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金世系圖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八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八

起乙未宋徽宗政和五年○  
止癸卯宋徽宗宣和五年 凡九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女真自太祖阿骨打稱帝改國號曰金始與遼並書例詳第八十二及八十三卷。

未乙 政和五年

定王桓

天慶五年

金太祖收國元年

夏

春正月。晏州夷反。以趙適為瀘

進封八年。立春。遣使如金議和。

諱旻。本諱阿骨打。夏主李乾順

南招討使平之。○時瀘帥賈

為皇太子。至

按遼天祚帝本紀。春正月。都勃極烈阿骨

世祖第二子。春宋熙河將

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夷人

帝宣和七年

是年仍稱完顏阿

打稱帝。國號金。○初劉法等分路

咸怨。夷酋卜漏等因襲破梅

即位。是為欽

骨打為女直。而綱

主阿骨打稱都勃極

嶺。若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

宗

目續編。以阿骨打

烈。屢勝遼。至是吳乞

趙適聞之。倍道趨瀘。劾宗諒

漢王仲增

於是年改國號曰

不許。阿离合懣蒲家

罷之。詔康延魯代宗諒。聽適

嗣封七年。以

金。遂稱金。今從之

奴粘沒喝等復以為

節制。適陰有專討意。兵端益

大。於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

言。主遂於正月朔即

皇帝位。且曰。遼以賓

適為招討使。適與別將馬覺

使卒。追封簡

鐵為號。取其堅也。賓

鐵雖堅。終亦變壞。惟

張思正分道出。期會於晏州。

王諡穆孝

金不變不壞。金之包

白。完顏色尚白。況所

漏據輪縛大回。其山崛起數

漢王仲御

居。按出虎水之上。於

是國號大金。改元收

百仞。林箐深密。諸夷為適敗

徙封華陽王

國。更名旻。○國語謂

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

八年。時嗣漢夏。六月。復遣使如金。為

書使金。斥阿骨打名。

數萬騎掠宋

守。適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

金所畱

蕭關

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

王仲增卒。詔

八月。主自將伐金。○

山多狻。適遣土丁捕之。伐去

仲御嗣封至秋。

主詔親征金。率蕃漢

兵十餘萬。出長春路。

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

金所畱

命。蕭奉先為御營都

統。耶律章奴副之。以

狻。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

再見

精兵。為先。餘

分五部。北出駱駝口。

蠟。縛於狻背。暮夜復令土丁

再見

別以漢步騎三萬。南

出寧江州。發數月糧。

負繩梯登崖。顛乃繩梯引下。

再見

期必滅之。

九月。金人陷黃龍府。

人人銜枚挈。狻蟻附而上。比

再見

大軍渡混同江。副都統

耶律章奴作亂。伏誅。

雞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

再見

○時師渡混同江。章

奴與耶律淳妃弟蕭

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狻熱

再見

諦里。及其甥蕭延畱

等謀迎立淳。誘將士

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狻竄其

再見

亡歸上京。遣諦里以

其謀告淳。淳曰。此非

上。火輒發。官軍鼓譟破柵。賊

再見

細事。主上自有諸王

當立。北南面大臣不

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

再見

心貳。而情怯。雖多不

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生擒

再見

張家奴。都監蕭謝佛

畱。將騎二十萬。步卒

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適為

再見

七萬。戍邊。且屯田。以

為長久計。主聞之。帥

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

再見

衆趨達魯古城。登高

望遼兵。若連雲。灌木

習戰守。號曰勝兵。

再見

狀。顧謂左右曰。遼兵

及第。遣還國

熙河將劉法敗夏人於古骨龍。

再見

○童貫遣熙河經畧使劉法。

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

○童貫遣熙河經畧使劉法。

再見

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

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

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

再見

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

見

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

再見

見

見

見

再見

見

見

見

再見

見

見

見

再見

見

見

見

再見

見

見

見

再見

見

見

見

再見

見

見

見

再見

見

見

見

再見

見

見

見

再見

見

見

見

再見

見

見

見

再見

見

見

見

再見

見

見

見

再見

見

見

宋徽宗

於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赦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

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

置經畧安撫司以童貫領之

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夏六月作三山河橋○蔡京以

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峽

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

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

是畢工未幾水漲橋壞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八月作明堂○初元豐禮官以

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

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內

出圖式宣示於崇政殿且以

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

福德之地乃徙祕書省於宣

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

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

萬人

有流星出於柳○有光照地色

遼天祚帝

來而汝言及此何也

密令左右拘之有頃

主使行宮小底乙信

等持書至備言章奴

之謀淳即斬諦里等

攜其首單騎詣廣平

淀待罪主遇之如初

章奴知淳不見聽乃

率麾下掠取上京府

庫財物至祖州率其

黨告太祖廟數主過

惡移檄州縣遂結渤

海羣盜眾至數萬趨

廣平犯行宮不克北

趨降虜山順國女直夏

阿鶻產以三百騎一

戰勝之擒其貴族二

百餘人並斬以徇章

奴詐為使者欲奔女

直為邏者所獲縛送

行在腰斬於市

冬十二月主與金兵戰

於護步答岡敗績

金太祖

足畏遂趨高阜而陣

謀良虎以右翼先馳

遼左軍左軍却婁室

銀木可衝遼中堅陷

陣力戰粘沒喝以中

軍助之大敗遼兵乘

勝追躡至其營會日

已暮圍之黎明遼軍

潰圍出我軍逐北至

阿婁岡遼步卒盡殲

得其耕具數千以給

諸軍是役也遼人本

欲屯田且戰且守故

併其耕具皆獲之

四月遼遣張家奴等

以國書來○主以遼

主書辭慢侮畱其五

人獨遣張家奴還報

書亦斥遼主名諭之

使降

秋七月以吳乞買為諸

班勃極烈撒斂斜也

並為國論勃極烈○

撤斂烏古迺之孫吳

乞買斜也主之弟國

語謂尊大為諸班國

相為國論

遼使蕭辭刺以書來主

畱之不遣

九月取遼黃龍府○主

攻黃龍府次混同江

無舟以渡主使一人

導前乘赭白馬徑涉

日視吾鞭所指而行

諸軍隨之以濟遂克

黃龍府遣遼蕭辭刺

還遼曰若歸我叛人

阿疎即當班師○渡

江水及馬腹後舟人

測之深不得其底

三

密使事

耶律張家奴叛詔北面

林牙耶律馬哥討之

以蕭韓家奴知北院樞

密使事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於池州

以撥以爲國論忽魯勃極烈阿离合懣爲國論乙室勃極烈○忽魯統領官之稱乙室迎迓之官

冬十二月主襲遼軍於護步答岡大敗之○主聞遼出軍聚衆勞面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馳門其駙馬蕭特末等將兵至幹鄰灤主行次爻刺與羣臣謀

日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於護步答岡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帶幄兵械軍資他寶物牛馬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遁去主乃引還



丙申 政和六年

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溫州人。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帝訪方士於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算。改溫州為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

魏公材

封九年。卒。後春。追封邠王。

鄆公榘

封衛公五年。徙封鄆公。至欽宗靖康元年再見。

天慶六年

春正月。高永昌據遼陽。以叛。○東京故渤海地。畱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畱守事。與副畱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眾。斬之。撫定其民。禱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龍口。見國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

收國二年

春正月。詔優恤降人。○詔曰。自破遼兵。四方來降者眾。宜加優恤。自今契丹奚漢渤海。繫遼籍女直韋室達魯古兀惹鐵驪諸部。官民已降。或為軍所俘。獲逃遁而還者。勿以為罪。其酋長仍官之。且使從宜居處。夏五月。遣幹魯攻遼叛將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初。永昌使人來求援。且曰。願併力以取遼。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

夏

夏主李乾順。雍寧二年。春。宋熙河將劉法等攻仁多泉城。城降。於法。復為法所屠。○宋渭州將神師道攻臧底河城。城陷。○冬。乾順大舉攻宋。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乾順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

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

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使。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

渭州將神師道克夏臧底河城。

○師道世衡之孫也。

閏月。立道學。○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員。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二月。作玉清寶籙宮。成。○帝聞林靈素之言。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玉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水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

年。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

夏四月。親征張家奴。敗之。○二月。主遣侍御司徒撻不也等討張家奴。戰於祖州。敗績。又命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末帥諸將討之。時張家奴誘饒州渤海及中京賊侯概等萬餘人。攻陷高州。未幾侯概就擒。至是主自將討張家奴。敗之。誅叛黨饒州渤海平。

五月。蕭韓家奴張琳討高永昌不克。會金人擒永昌。遂陷東京州縣。六月。以魏國王淳為都

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主乃遣幹魯帥諸軍攻永昌。時遼將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幹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眾來拒。遇於活水。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逐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眾與幹魯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也執永昌以獻。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直皆降。詔除遼法。省賦稅。置猛安謀克一。以幹魯為南路都統。尋以完顏幹

高麗

先是遼侵高麗。置保州。金喝取之。久不取。至是國王王俱遣使如金。賀捷。且曰。保州本我舊地。願以見還。金主諭王自取之。

宋徽宗

之勝。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夏。四月。何執中罷。○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告。尋以太傅就第。

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京改都堂為公相廳。詔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

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

秋。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赦。○帝奉玉冊玉寶。

遼天祚帝

元帥進封秦晉國王。冬。十月。以張琳軍敗奪官。

金太祖

論知東京事。○猛安千夫長。謀克百夫長也。冬。十二月。羣臣上主尊號。曰大聖皇帝。詔明年改元天輔。

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

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為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於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冬。十一月。以白時中為尚書右丞。侯蒙為中書侍郎。薛昂為尚書左丞。

夏。人寇涇原。屠靖夏城。

十二月。劉正夫罷。○正夫在相位。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茂州夷內附。置壽寧延寧軍。

政和七年

春二月大理入貢。

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飮餐而視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帷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嫖語。上下為大闕笑。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錄。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榮公何執中天慶七年

封五年以太春正月。金人陷春泰二州。○金兵攻春州東。北面諸軍不戰自潰。春州陷。秦州亦陷。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於金。詔東北遣使求封冊於遼。○遼東鐵州人楊朴言於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主從之。遣使如遼。

天輔元年

春正月取遼春泰二州。冬十二月咸州都統幹魯古敗遼耶律淳于燕。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於金。號曰怨軍。凡八營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人。韓州人郭藥師等為帥。

夏

夏主李乾順雍寧三年

高麗

是年宋賜國王王侯大晟燕樂籩豆簋簠尊壺等器

冬十二月都元帥淳及金將幹魯古戰於蒺藜山。敗績。顯乾等八

上帝願為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

六月明堂成

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官。一廣市船。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官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柳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

州陷於金。○主命淳會四路兵馬防秋。淳遣金將幹魯古書議和。幹魯古告於金主。金主猶以歸賽刺及阿疎為言。淳軍至蒺藜山。幹魯古及幹論等進攻顯州。郭藥師率怨軍乘夜襲走之。幹魯古遂與淳戰。淳敗走。幹魯古追至河里真陂。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金。以蕭乙薛為北府宰相。金主遣使求封冊。許之。○金使至時遼東諸州盜賊蠶起。掠民以充食。樞密使蕭奉先等勸主許之。

大理

國主段和譽遣使貢方物於宋。宋以和譽為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

于闐

是年入貢於宋。自是訖於宣和朝。貢不絕。

宋徽宗

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准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熙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壓死者甚衆。八月。鄭居中罷。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冬十月。侯蒙罷。蔡京惡之也。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起復鄭居中為太宰。以余深為少宰。自時中為中書侍郎。十二月。以薛昂為門下侍郎。方士王仔昔下獄死。仔昔倨傲而戇。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有星如月南行。

帝言天神降於坤寧殿。帝惑

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

又造青華帝君正晝臨壇。及

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

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

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

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

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尋

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

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都

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

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內侍自

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

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

燕。則坐於執政之上。日與宰

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

內。與羣闈為伍。出則為大臣

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

宋徽宗

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作萬歲山。○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木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

竄侍御史黃葆光於昭州。○初葆光為左司諫。上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

為衰亂減省之計。徒為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葆光上疏言。蔡京強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竄之昭州。

戊戌 重和元年

春正月。作定命寶成。于闐上美玉。踰二尺。帝命制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於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為九寶。以定命寶為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定命乃我所自制也。於是御殿受賀。  
以王黼為尚書左丞。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薦。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為相。寢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黼欲京專國。遂疏執中二十

鄆王楷

進封嘉王。十春。正月。保安軍節度使張崇以雙州二百戶對。有司以楷居第一。帝不夏。四月。以蕭得里底為欲皇子先多。北院樞密使。易之俄超拜。民八百餘戶降於金。大傳改封鄆王。十二月。寧昌軍節度使劉宏以懿州三千戶降於金。

天慶八年

春。正月。保安軍節度使張崇以雙州二百戶降於金。北院樞密使。民八百餘戶降於金。大傳改封鄆王。十二月。寧昌軍節度使劉宏以懿州三千戶降於金。

天輔二年

春。正月。遼節度使張崇降。二月。遣使如宋報聘。時宋遣馬政以國書來。其畧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勁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主遣散覩報聘於宋。書曰。所請之地。今當與宋。夾攻。得者有之。其本朝自取者。不在分割之議。  
三月。幹魯古坐罪免官。咸州都統幹魯古久在咸。多立功。自恣。劾里保雙古等言其

夏

夏主李乾順 雍寧四年

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為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計獲免。還為學士承旨。遂入政府。

嘉公椅

第二十六皇子。始封。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崇公諶

皇太子桓長子。始封。至欽宗靖康元年。再見。

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初。建隆中。金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金已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復使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夏五月。壬午朔。日食。

知遼主在中京。而不進討。芻糧豐足。而不以實聞。攻顯州時。所獲生口財畜。多自取。主命閣哥代為都統。而均治之。幹魯古引伏詔降謀克。

夏六月。遼通祺等州來降。命擇地處之。時遼民來降者眾。分置諸部。詔曰。凡降附新民。各令從便安居。給以官糧。毋輒動擾。

秋九月。詔國書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為之。其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才之士。敦遣赴闕。

冬十二月。以遼降將劉宏為千戶。

宋徽宗

遼天祚帝

金太祖

秋七月以鄭居中為少傅余深為少保。  
 八月以童貫為太保。  
 九月掖庭大火。  
 薛昂罷以白時中王黼為門下中書侍郎馮熙載范致虛為尚書左右丞。  
 鄭居中罷○居中乞持餘服詔許之。  
 閏月立周恭帝後○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爲宣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  
 冬十一月改元大赦。  
 十二月置裕民局尋罷之。

巳亥

宣和元年

春正月詔改寺院為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道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真散觀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齋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謀者言遼已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

肅王樞

封建安王十

天慶九年

春三月遣使冊金主為

天輔三年

夏六月遼遣使冊主為

附

夏主李乾順

景王杞

封文安王十

東懷國皇帝金主不受。  
 秋七月楊詢卿羅子韋率眾降金。

二年進封肅王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永寧王有恭楚王似之子始封。

東懷國皇帝不受○遼遣耶律奴哥來議和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與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奴哥復來主使胡突哀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與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可為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其失在恃勝





宋徽宗

五月京師大水。○京師茶肆備晨興。見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所以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思所以消復之。今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更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  
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為太傅。○關右既困。貫諷夏人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強之使

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媪相。

八月范致虛罷。○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會母喪去位。

九月幸蔡京第。○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京第。時京子攸儵。儵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儵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所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畧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攸有

宋徽宗

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攸黼著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媒。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乃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

冬十月。頒紹述熙豐政事書於天下。

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安中附童貫王

黼為中丞。因論蔡京罪。為帝所知。遂居政府。

十二月。帝數微行。竄祕書省。正字曹輔於郴州。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叛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

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石。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召楊時為祕書郎。時。南劍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

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覺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覺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祕書郎。

庚子

宣和二年

英公樞

天慶十年

天輔四年

夏

春正月罷道學。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橫恣不悛。道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於帝。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待從禮葬焉。

第二十八皇春。三月。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先是主遣蕭習泥烈持冊。藁如金。金遣烏林答贊謨持冊。副本來報。主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復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和議遂絕。

夏五月。金人陷上京。○時主方獵於胡土白山。聞金舉兵。侵上京。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未幾。上京畱守撻不野率眾降金。

二月。宋遣趙良嗣來議冊。禮主不許。議進兵擊之。○主謂羣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節虛詞。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畱兵一千。鎮守闔母。以餘兵來會於渾河。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通好。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夏五月。攻遼上京。畱守耶律撻不野以城降。○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諭上京城中。真臘亦各占臘國。在占城之南。東際海。西接蒲甘。南抵加羅希。地

春。二月。宋遣趙良嗣來議冊。禮主不許。議進兵擊之。○主謂羣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節虛詞。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畱兵一千。鎮守闔母。以餘兵來會於渾河。

夏六月。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讎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使速降。上京人恃禦。方七千餘里。備儲蓄。為固守計。五月。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我用兵。以下去就。遂遣郎將摩臘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闔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畱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主乃還。

秋八月。遣使如宋。議攻遼及歲幣。九月。燭隈水部實里古達等。殺李董。酬幹僕忽。得以叛。冬十月。命幹魯討之。

復僧寺額。○尋又復德士為僧。遣馬政報之。○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

秋八月。遣使如宋。議攻遼及歲幣。九月。燭隈水部實里古達等。殺李董。酬幹僕忽。得以叛。冬十月。命幹魯討之。

宋徽宗

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董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於遼。

九月。以余深為少傅。

冬十月。戊辰朔。日食。

加內侍梁師成太尉。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畱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

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以翰墨為己任。四方雋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污。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於池州。

睦州人方臘作亂。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場村。托左道以惑眾。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戶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

宋徽宗

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勸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勸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脇良民為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眾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於息坑。

十一月。余深罷。○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為帝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以王黼為少保太宰。○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稱為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十二月。方臘陷睦歙杭州。詔以

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北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邁上言。臘眾彊。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

真臘入貢。○詔封其主金哀賓深為真臘國王。

宋徽宗

遼天祚帝

金太祖

附

辛丑 宣和三年

濟王栩

保大元年

天輔五年

夏

春正月。鄧洵武卒。

封安康王十春。正月改元。

春正月。幹魯討實里古。夏主李乾順

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

四年進封濟

二月。耶律余覲叛降金。

達斡之誅首惡四人。元德二年

綱。初帝以東南之事付貫

王至欽宗靖

○主有四子。長趙王

餘悉撫定。五月遼都統耶律余

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

康二年再見

習泥烈。次晉王敖盧夏。

觀來降。○余覲至主

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

言賊不取。平坐此耳。貫即命

寧晉王文妃蕭氏所

召見之。因詔咸州都

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已。罷諸

封廣平王十

生積有人望。金人興

統司曰。自余覲來。灼

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

四年進封康

兵境內郡縣所失幾

見遼國事宜。已決議

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

王至靖康二

半。而主畋遊不恤忠

親征其治軍。以俟師

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

年即位。是為

臣多被疎斥。文妃作

期

者。異民大悅。

高宗

歌諷諫。主銜之樞密國

論忽魯勃極烈撒改

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州

封鎮公十四

使蕭奉先。元妃之兄

卒。○撒改為人敦厚

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

年進爵樂安

而秦許王之舅也。以

多智。長於用人。伐遼

其城。

郡王尋封祁

王不得立。因潛圖之

之計。實贊成之。及舉

二月。罷方田

祁王模

文妃姊適耶律撻曷

倚重。不以戰多為其

罷州縣學三舍法。○省宗學辟

年進爵樂安

里妹適耶律余覲。一

功也。六月詔請班勃極烈吳

雍諸路提舉學士官

郡王尋封祁

日其姊若妹俱會軍

六月詔請班勃極烈吳

方臘陷處州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

州張叔夜擊降之。○宋江起

王。至欽宗靖

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

康二年再見

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

前奉先諷人誣文妃

與駙馬蕭昱及余覲

乞買貳國政。以斜也

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

儀公桐

撻曷里等謀立晉王

奴為吳勃極烈。粘沒

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

第二十九皇

而尊主為太上皇。主

喝為移賚勃極烈。○

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

子始封。至欽

遂誅蕭昱撻曷里等

位第三日移賚

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

宗靖康二年

而賜文妃死。余覲在

初耶律余覲來降。粘

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問者

再見

軍中聞之大懼。即帥

沒喝言於主曰。遼主

視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

再見

千餘騎。叛降於金。主

失德。中外離心。今乘

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

燕公鄭居中

等謀曰。主上信蕭奉

其費。可襲取中京。天

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

是年領樞密

先奉先視吾輩。蔑如

然之。羣臣言時方寒

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傍。伺

院事進少師

也。余覲乃宗室豪俊

主不聽。竟用粘沒喝

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

連封崇宿二

擒余覲。他日吾黨皆

計。以斜也都統內外

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

國公。又封燕

余覲也。不若縱之。還

諸軍。蒲家奴粘沒喝

江乃降。

國公。至五年

即給曰。追不及。

幹本幹萬不蒲盧虎

方臘寇秀州。官軍敗之。○臘將

再見

以蕭遐買為奚王。蕭德

等副之。耶律余覲為

方七佛引眾六萬攻秀州。統

再見

恭試中書門下平章

鄉導。以趨遼中京大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八

九

宋徽宗

據杭州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先是貫及譚稹前鋒至青河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還清溪村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中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至是貫等合兵擊臘於幫源洞。臘眾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為已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峒石穴中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

莘公鄧洵武

封三年卒。鄧氏自紹以來世濟其奸。而洵武阿蔡京尤甚。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

宦者童貫

封涇公三年。以平方臘功加太師。徙封楚國公。至五年再見。

遼天祚帝

蕭奉先既見余覩之亡。恐後日諸校亦叛。遂勸驟加爵賞以結衆心。故有是命。冬十一月金人侵中京。

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院事。大蝗。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於黃州。

○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

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黃州安置。

閏月復置應奉司。○方臘既平。

王黼言於帝曰。士大夫懷奸弗悛。抑損應奉。妄為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奸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為用。戶部不敢

宦者楊戩

官太傅卒。贈吳國公。



宋徽宗

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物  
一。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

秋七月廢新置州軍。夔峽廣

南邊臣開納土之議。建立軍

州。上蠹國用。下殫民財。言者

以為病。乃廢純滋祥亭祺泰

承播思隆允孚十二州。及熙

寧遵義二軍。或為縣。或為堡

寨。

黑眚見於禁中。元豐末。嘗有

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

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

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

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

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

之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

變人形。或為驢。晝夜出無時。

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為常。

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府畿內。

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

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

食之。後雖白晝。亦入人家為

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

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託

以作惡者。二年乃息。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

方臘伏誅。改睦州為嚴州。歙

州為徽州。

九月。以王黼為少傅。鄭居中為

少師。

詔宦者李彥括民田於京東西

路。初胥吏杜公才獻策於

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

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

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

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

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

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

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

宋徽宗

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狠復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為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責辦於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輟輓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眾。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處之自如。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梁師

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為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冬十月。詔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

十一月。馮熙載罷。

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為尚書左右丞。○邦彥本銀工子也。俊爽美風姿。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為詞曲。人爭傳之。以善事中人。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宣和四年

春正月。以蔡攸為少保。二月。管勾太平觀陳瓘卒。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勉以醫藥。自輔以待時用。至是卒於楚州。三月。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鄭居中亦謂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貫

莘王植

封吳公十五。年進封信都郡王。尋進封莘王。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漢王仲御

嗣封八年。卒。追封郇王。諡康孝。

保大二年

春正月。金人陷中京。主殺次子晉王敖盧斡。奔雲中。○金克中京。遂下澤州。時主獵於鴛鴦澤。余覲引婁室奄至。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余覲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敖盧斡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盧斡。事覺。主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主乃遣人縊之。或勸敖

天輔六年

春正月。取遼中京。三月。粘沒喝襲遼主於白水。粘沒喝不及。○粘沒喝敗遼奚王霞末於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畧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幹本勸從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沒喝出瓢嶺。期會於羊城。遼主在雲中聞之。遂趨白水。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急乘輕騎入夾山。

夏

夏主李乾順元德三年。夏乾順聞遼主播遷。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兵至宜水。為金將幹魯婁室所敗。還及野谷。澗水暴至。士卒漂沒者不可勝計。

漢王仲爰

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王黼獨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吾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貳。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

昌公柄

第三十皇子。始封至欽宗靖康二年再見。

高麗

國王王俱卒。宰相李資深立俱子楷為王。遣使告哀於宋。宋遣給事中路允迪等來慰奠。

夏。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統制种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

宋徽宗

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謀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退師雄州。興宗亦敗於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

遼天祚帝

子誤我至此。誅汝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我軍。奪以歸。竝賜死。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死。

金太祖

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大漁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幹離不帥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於石輦。鐸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耶律余覲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幹離不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接戰。遼副統軍蕭特烈論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幹離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

密劾師道助賊。責授右衛將軍致仕。

六月。以王黼為少師。

秋。七月。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

以劉延慶為都統制。○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貫攸治兵。

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初收經制錢。○先是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於杭州。以供餽餉。遘以財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量取其贏。號經制錢。遂為東南七路之害。

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

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

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

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溫守太尉。琳守太

戰。余親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離不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幹離不等還。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幹離不追至烏里質鐸。遼主棄輜重而遁。擒蕭特烈以歸。

九月。謀克宗雄卒。○宗雄本名謀良虎。好學嗜書。挽強射遠。幾三百步。嘗從主獵。誤中流矢。而神色不變。恐主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托疾歸家。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之。凡國初立法定制。皆與宗幹建白。

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八

庚

庚

庚

庚

宋徽宗

聖之靈乎。以仁覆天下。其忍使河北之民肝腦塗地乎。王輔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藥師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冬十月。改燕京為燕山府。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藥師襲燕敗績。延慶兵潰。○童貫遣延慶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眾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

遼天祚帝

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遙降主為湘陰王。遂遣使如宋。○主聞宋童貫舉兵伐遼。恐徑取遼西之地。主所有者。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報宋。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冬奉表於金。乞為附庸。金人不許。夏四月。金人陷西京。及東勝諸州。阿疎被執。五月。宋師來侵。至白溝。遼興軍節度使耶律大石擊敗之。六月。淳歿。妃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溫伏誅。○淳寢疾。聞主傳

金太祖

行焉。及卒。主謂羣臣曰。宗雄謀畧過人。臨陣勇決。少見其比。遣使如宋。○主聞宋童貫舉兵伐遼。恐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徒孤且烏歇等往議師期。宋遣趙良嗣來報。言不負初約。十一月。遣使如宋議燕地。十二月。主伐遼。燕京克之。○於是遼五京皆為國有。主遣騎兵送趙良嗣南還。且獻遼俘。黃龍府叛。訛里朶討平之。

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師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兵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日見火起。以為敵至。燒營而

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自知疾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

宋徽宗

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

以蔡攸為少傅。判燕山府。

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平灤三州。○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路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止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吏李靖偕來。帝復遣良嗣

遼天祚帝

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給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遙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諡淳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於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於金。欲為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

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

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樓真。嶺。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竝峙。有鴈池。囉囉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泚。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洲。東為蘆渚。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出為鴈池。中分二館。東曰碧流。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

皆汝父子。何功之有。

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夏國主遣兵來援。為金人所敗。秋。八月。主及金主戰於石輦。鐸。敗績。副統軍蕭特烈被執。九月。涿州畱守郭藥師叛降於宋。冬。十月。宋師侵燕京。樞密使蕭幹擊敗之。十二月。燕京陷於金。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宋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

宋徽宗

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園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澗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爲艮嶽記。以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後以金芝產於萬壽峰。

遼天祚帝

密遣王環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淳妻蕭氏五上表於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乃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兵遂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於金。金主至燕京。使銀朮可婁室陳於城上。金主次於城南。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於金。蕭氏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軍。

更名壽嶽云

戶部獻今年民數。○時天下分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不及。

癸卯

宣和五年

垂原王朴

保大三年

天輔七年

夏

春正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

封雍公十五

春正月。知北院樞密事

是年八月以後。為夏主李乾順

金。○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

年。進封華原

奚回离保。自稱奚帝

太宗天會元年。太元德四年

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

郡王卒。追封

保。即箭筈山。自立為

宗。太祖弟。諱晟。本夏乾順遣使

欲平灤等州。則并燕京不與

儀王。

奚國皇帝。改元天復。春正月。宋遣趙良嗣來

請遼主來臨

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讀

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

設奚漢渤海三樞密

議燕京西京地

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

封徐公十五

院。改東西節度使。為以遼平州為南京。命張

乾順為夏國

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

年。進封高平

二王分司。主命都統

張毅為遼興軍節度

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

郡王。尋加太

耶律馬哥討之

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乃遺書乾順

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

保。進封徐王

二月。遼興軍節度副使

也。平州軍亂。殺其節

若不早見與。請速追逐。易之

至欽宗靖康

張毅以平州降於金

度使蕭諦里。毅撫安

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等

二年再見

主。追廢淳為庶人。殺淳

妻蕭氏。○主聞南京

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

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

破。出奔四部族。蕭德

必亡。乃籍壯丁五萬

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

嗣封二年卒

妃來見。主怒殺之。追

降淳為庶人。降其屬

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

追封恭王

籍而赦其黨。蕭幹奔

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

奚

知府事。○朝廷以金人將歸

漢王仲理

夏四月。主奔雲內。○金

入燕京。訪毅情狀於

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

漢安懿王孫

遣幹魯襲主於陰山

安寡謀。彼何能為。當

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

楚王宗輔子

律大石。幹魯使幹離

示以不疑。主招時立

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

時嗣漢王仲

兵三千。分道襲主。將

而粘沒喝又欲先下

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

愛卒。詔仲理

至青冢。遇泥濘。不能

平州擒張毅。公弼曰

甲第姬妾。又召對於後苑。延

嗣封。至欽宗

進。幹離不以繩繫大

若加兵。是趣之叛也

春殿。藥師拜庭下。帝深褒稱

靖康二年再

石使為鄉導。直趨主

公弼請自往覘之。遂

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

見

營。幹魯等大軍繼至

見毅。毅曰。契丹八路

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

燕公鄭居中

時主往應州。子秦王

七路已降。今獨平州

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

封三年卒。追

定許王寧及諸妃女

存。敢有異志。所以未

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

封華原郡王

并從臣。皆被執。盡失

解甲者。防蕭幹耳。厚

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

諡文正。子修

輜重萬餘乘。惟太保

言於粘沒喝曰。彼無



宋徽宗

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帝怒命貶官而職任如故。二月以李邦彥趙野為尚書左右丞。

三月遣使如金。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狗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金主乃令良嗣歸報謂之曰過半月不至。我提兵往矣。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

楚公王黼

以收復燕雲。進太傅封楚國公。至欽宗靖康元年再見。

宦者童貫

徙封楚公三年以收復燕雲。進封徐豫國公。至七年再見。

遼天祚帝

金太祖

去乃帥兵五千餘邀戰於白水灤。為韓裔不所敗。長子趙王習泥烈被執。失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使人持免紐金印偽請降於金。而西走雲內。韓裔不復以書招主。諭以石晉北遷事。主答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韓裔不不許。

詩獻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主欲背與宋初約。及宋使趙良嗣再來許加歲幣。代燕地租稅。并議畫疆。與遣使賀正。且生辰置榷場交易。主大喜。遣銀木可報聘。許以燕京及六州與之。宋帝從之。遣良嗣等持誓書來。

五月主奔夏。都統蕭特夏烈等以梁王雅里稱帝。夏主李乾順遣使請主臨其國。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從。遂渡河次於金肅軍北。遣使冊乾順為夏國皇帝。遣都統韓魯襲遼主於

四月割燕京及六州與宋。主遣楊璞復誓書於宋。詔平州官與宋使同分割所與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而營平灤三州不預焉。

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且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木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字畫不謹。令易之。凡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

人情惶懼。不知所為。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五月遣使如夏。不早為計。奈社稷何。南京留守張毅以城降。乃共劫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收元神曆。以特烈為樞密使。特母哥副之。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笞之而已。自歸者即官之。

青冢獲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遼主邀戰擊敗之。五月遣使如夏。宋初升平州為南京。以毅判留守事。至是主去燕京。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毅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重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唯公是望。毅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

宋徽宗

撫司縛送溫訊於金。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夏四月。金人來歸燕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詔童貫蔡攸班師。○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焉。詔貫攸入燕交割。時燕之金帛子女。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為之曲赦兩河燕雲。命班師。五月。以楊時為通英殿說書。○時入對。言於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政事。著在令甲。

遼天祚帝

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宋景薊州。進攻燕城。與藥師戰。敗遁還。為下所殺。冬十月。主復渡河東還。耶律大石自金來歸。○時主居於突呂不部。大石來歸。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雅里卒。蕭特烈等復立耶律木烈為帝。○木烈。聖宗孫也。

金太祖

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兵。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毅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毅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企弓等。至灤河西岸。數其十罪。皆溢殺之。毅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為常勝。

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通英殿說書。

以王黼為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為太保。蔡攸為少師。進封童貫為徐豫國公。居中辭不拜。○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帥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宰執皆進位。而命黼總治三省事。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六月。金張毅以平州來歸。○毅

十一月。木烈及蕭特烈為亂兵所殺。

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至燕京。說宋知燕山府王安中。招納張毅。毅乃遣使持書請降於宋。

秋八月。主殂。弟吳乞買立。○主去燕京。有疾。命粘沒喝為都統。蒲家奴幹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部。堵濼而卒。年五十六。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主弟諸班勃極烈。吳乞買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諭主。是日。武元皇帝廟號太祖。以斜也為國論勃極烈。相與輔政。

宋徽宗

本遼遼興軍節度副使金人克遼燕京以穀畱守平州至是穀使燕民復業將以城來歸訪於翰林學士李安弼安弼然之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山府言於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穀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安中令安弼黨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穀內附穀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穀聞之自謂得計

鄭居中卒以蔡攸領樞密院事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

金太祖

斡本太祖庶長子也九月葬太祖於海古城西

史臣曰太祖英謨獻畧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為用數年之間算無遺策兵不畱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冬十月襲張穀於南京穀敗奔燕山○初穀以南京叛太祖遣闍母討之至是闍母無功而退主復使幹離不督闍母進攻穀與戰於城東穀敗宵奔燕山十一月宋殺張穀函首來獻

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種代貫交雲中之地種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為朔寧軍

禁元祐學術○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庭堅等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語並令焚毀違者以大不恭論

八月辛巳朔日食遼都統蕭幹引兵破景蕪州遂攻燕與郭藥師戰敗走死詔加藥師太尉○幹自稱奚帝引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

割武朔二州與宋○時

宋以山後諸州來請主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於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匪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主遂遣使如宋止以武朔二州

宋徽宗

衆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幹遁去。爲其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冬十月。詔建平州爲泰寧軍。以張毅爲節度使。○金人聞毅叛。遣閻母將三千騎來討。毅帥兵拒之。閻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毅遂安。以捷聞朝廷。拜毅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十一月。幸玉黼第觀芝。○帝由便門出。來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小門以還。內侍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至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安。金人襲平州。張毅奔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守。○時金遣幹离不督閻母攻平州。會張毅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

金太祖

與之。十二月。遣勃堇李靖如宋告太祖之哀。

迎幹离不乘其無備來襲。毅與戰敗績。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爲都統。閉門拒守。詔殺張毅。函首以畀金。○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不得已。命安中縊殺之。函其首送於金。郭藥師曰。金人欲毅帥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召爲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率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與師矣。金人來歸武朔州。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九

起甲辰宋徽宗宣和六年○止  
丁未宋欽宗靖康二年四月 凡三年有奇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遼天祚以保大五年亡於金。而西遼耶律大石稱帝。但西遼於遼爲疏族。又僻處遐荒。視後梁之偏安江陵等耳。茲倣其例。於金天會四年。另置一格於金格之下。

甲辰 宣和六年

河間王樛

保大四年

天會二年

夏

春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封冀公十五秋七月主復東勝諸州春正月以謾都訶為阿夏主李乾順至武州與金人戰敗捨勃極烈參議國政元德五年走山陰○時金人來詔減東京田租市租之半○以比歲不登故里公亮奉誓

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

復得謨葛失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夏四月宋遣使來弔祭收復燕雲大石諫曰遣高興輔等如宋告即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為金有國六月復南京○初張穀敗走南京人立張敦固為都統閉門拒守至是國兵與敦固戰絕○秋乾順敗之城民猶不肯舉兵侵宋武

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為戶部侍郎

夏四月起復李邦彥為尚書左丞○時邦彥居父喪纔兩月六月金人陷平州科免夫錢○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往饋官

慶公白時中

以尚書左丞拜太宰封崇國公進封慶國公至欽宗靖康元年再見

善為戶部侍郎

斜刺部吐祿灤西之地以與乾順自是兩國信使不絕○秋乾順

夏四月起復李邦彥為尚書左丞○時邦彥居父喪纔兩月六月金人陷平州科免夫錢○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往饋官

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

科免夫錢○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往饋官

朔州地界

軍率十數石致一石纔一年

三路皆困王黼乃請召京西

淮南兩浙江南福建荆湖廣

南措置調夫各數十萬竝納

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命漕臣

限督之又詔宗室戚里宰執

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

於是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千

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置璣衡所○王黼言頃

得方士璣衡之書足以察七

政詔置璣衡所以黼及內侍

梁師成領之

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

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

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

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

界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人

未即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

詔招撫闍母竟克南京執敦固殺之

冬十月遼遙輦昭古牙來降

宋徽宗

張穀不給糧遂攻應蔚遂守臣朝廷罪積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絹書通意及遼主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二百人遼主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禳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遼主來降自往迎之也

赦○以復燕雲也

九月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趙野宇文粹中為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王黼有罪免○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

為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臬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

置講議財利司罷應奉司○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培剝橫賦以羨為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恐無以善後於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

宋徽宗

竝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

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至代京入奏事。條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咕囁耳語。堂吏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梈為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士。劄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河北山東盜起。○時轉糧以給

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科斂。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饑民竝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眾至十萬。又有張迪者。眾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都城有女子生髭。詔度為道士。○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為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宋徽宗

器之真鐵漢

秋七月。熙河蘭州河東地震。○

熙河地震。有裂數十丈者。蘭

州尤甚。倉庫皆沒。

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

冬十月。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

道入寇。

十一月。郊。帝纔下壇。而密報

虜將犯界。左右祕之。曰恐妨

恭謝。及恭謝畢。宰相又共匿

之。不以聞。

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

○察為金賀正使。至境上。遇

幹離不兵。脇之使拜。且降。察

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

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

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

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

恂然。若無所可。及倉猝。狗

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諡忠肅。

燕公蔡攸

封英公三年。

以少師進位

太保。徙封燕

國公。至欽宗

靖康元年再

見。

宦者黃

封徐豫國公

三年。進封廣

陽郡王。至欽

宗靖康元年

再見。

附

西遼

西遼主耶律大石延

慶元年。

大石。遼太祖八世

孫。

春二月。大石稱帝於

起見漫。○先是大石

以諫天祚不從。遂殺

北院樞密蕭乙薛自

立為王。率眾西走。至

可敦城。駐於北庭都

護府。會西鄙七州十

八部王眾。諭曰。我祖

宗艱難創業。歷世九

主。歷年二百。金以臣

屬逼我國家。殘我黎

庶。屠我州邑。使我

天祚皇帝蒙塵於外。

日夜痛心疾首。我今

金太宗

十二月。左副元帥粘沒

喝克宋朔代州。進圍

太原。

監軍幹離不克。宋檀薊

州。與宋將郭藥師等

戰於白河。敗之。藥師

以蔡靖呂頤浩來降。

燕山州縣悉平。○幹

離不既得藥師。益知

宋虛實。因為鄉導。

懸軍深入矣。

召种師道為兩河制置使。○時

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聞

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

千。與之俱赴汴。

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

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

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

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

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

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

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

擴等廷參。如見金主之禮。既

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

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

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輩

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

矣。擴還。具言於貫。且曰。彼既

深恨本朝。結納張穀。又為契

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

仗義而西。欲借力諸

蕃。翦我讎敵。復我疆

宇。惟爾眾亦有軫我

國家。憂我社稷。思共

救君父。濟生民於難

者乎。遂得精兵萬餘。

置官吏。立排甲。具器

械。又遣書假道於回

鶻王畢勒哥。畢勒哥

得書。即迎至邸。願質

子孫為附庸。送至境

外。所過敵者。勝之。降

者安之。兵行萬里。歸

者數國。獲牛羊駝馬

不可勝計。至尋思干。

西域諸國。舉兵十萬。

號忽兒珊。來拒戰。大

石分所部為三軍。進

擊。大敗之。僵屍數十

里。駐兵尋思干。凡九

宋徽宗

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榭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且謂貫曰。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即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金幹寓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州。縣。○初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朝廷慮

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羣臣共尊大石為帝。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冊妻蕭氏為昭德皇后。

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於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大王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畧無人跡。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眾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

宋徽宗

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逆節已萌。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韓侂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韓侂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

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

○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鋒不可當。

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後。願畱以衛根本。不從。以皇太子為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時東幸計已定。命李稅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稅遂罷行。以太子為開封牧。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黼不用卿言。今事勢如此。奈何。虛

宋徽宗

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同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畧曰。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災異謫見。而朕不寤。眾庶怨對。而朕不知。追維已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眾勤王。能立奇功者。竝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竝不次任用。中外臣庶。竝許直言。極諫。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召熙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

召古師中。以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入援。

以吳敏為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畱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各分不正而

宋徽宗

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以李綱為兵部侍郎○綱上書言陛下履位之初當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

赦

立皇后朱氏○后武康節度使

備材之女

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

遣給事中李鄴使金○告內禪

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幹离

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

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

六人○時天下皆知蔡京等

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

莫肯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

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

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

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

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

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

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

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

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宋欽宗

金太宗

西遼主 附

丙午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

諱桓。徽宗長子。在位二年。金人挾以  
北行。至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崩於五  
國城。壽五十八。

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金人  
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之。  
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  
之語。

梁方平之師潰於黎陽。金人遂渡河。○金  
幹離不陷相濟二州。時方平帥禁旅屯  
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  
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  
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  
二萬退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  
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渡河。遂陷滑州。  
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稅同知院事。  
竄王黼於永州。賜李彥死。竝籍其家。放朱  
勳歸田里。黼至雍丘。盜殺之。○黼聞金  
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  
所終。

和王栻

封南康王。春正月。賜降臣郭藥師董才皆  
二年。進今  
封明年再南征諸軍渡河。○時幹離不取  
姓完顏氏。

信王榛

封平陽王  
二年。進今  
封明年再

肅王樞

進封八年。  
質於金。為  
金人所留。  
明年挾以  
北去。不知  
所終。

天會四年

宋相濟二州。迪古補至黎陽。  
宋將梁方平及宋軍在河南  
者皆奔潰。我軍遂取小舟以  
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  
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  
幹離不笑曰。南朝可謂無人。  
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  
渡哉。進取滑州。  
諸軍圍宋汴京。幹離不使吳孝  
民入汴。問納張毅事。宋遣李  
稅來謝罪。且請和。幹離不許。  
其修好約質。割中山太原河  
間三鎮地。增歲幣。載書稱伯  
姪。宋以康王構少宰張邦昌  
為質。上誓書及三鎮地圖。稱

耶律大石  
延慶二年。

夏

夏主李乾  
順元德七  
年。  
夏乾順遣  
兵取宋天  
德雲內諸  
城。尋陷於  
金。先是金  
將粘沒喝  
遣撒柸來  
許割天德  
雲內金肅  
河清四軍  
及武州等  
八館之地  
約攻宋麟  
州。以牽河  
東之勢。至

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  
黼。事下開封尹。彛昌。昌遣武士躡之。及  
於雍丘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  
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彛  
賜死。並籍其家。勳放歸田里。勳以花石  
取媚。流毒州郡者踰二十年。積官至寧  
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掊克。其闔地  
擬禁。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挽舟。  
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燄薰灼。東南  
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  
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  
任之一門。盡為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  
下為之扼腕。至是。凡由勳得官者皆罷。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帝聞幹離  
不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  
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為副使。奉上皇東  
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  
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  
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及  
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

安康王榷

徙封鄆公。二  
月。宋將姚平仲夜襲幹離不  
營。幹離不遣兵擊敗之。復進  
師圍汴。  
仲出兵。非宋主意。改以肅王  
樞為質。幹離不遣康王構歸  
宋。乃引師還。以滑濟二州與  
宋。

廣平王榷

封韓公。十  
四年。進封  
粘沒喝以太原不下。分兵趨汴。  
降宋威勝軍。遂取隆德府。進  
次澤州。

大寧王誥

帝長子。封夏  
五月。宋將种師中姚古以兵  
援太原。完顏活女敗師中於  
殺熊嶺。斬之。古軍潰走。  
六月。置元帥府。○以斜也馬為  
都元帥。粘沒喝幹離不為左

是乾順因  
金兵侵宋。  
遂發兵由  
金肅河清  
渡河。取天  
德雲內武  
州河東八  
館之地。進  
攻鎮威城。  
宋將朱昭  
敗歿。陷之。  
既而金將  
谷神以數  
萬騎陽為  
出獵。襲天  
德諸城。悉  
為所有。乾  
順遣使請  
和於金。為  
金人所執。

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之計。辛巳。上皇至鎮江。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享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詔以太師

明年從帝北狩。後不知其所終。

樂平王鄭

徽宗鄭皇后父也。始為直省官。以後貴累加太師。封沂國公。是年進封樂平郡王。明復以南京為平州。韓離不敗。宋神師閣軍於井陘。取天威軍。克真定。冬十月。遣使如宋。十一月。粘沒喝取宋河東諸州。郡。遂渡孟津。宋西京永安軍鄭州皆降。

右副元帥。撻懶兀室為左右監軍。閣母及耶律余覲為左右都監。

高麗稱藩。以保州界之。

秋七月。拔离速等敗宋劉韜諸軍於太原。

八月。蕭仲恭使宋還。以所持宋帝與耶律余覲蠟書自陳。詔以左副元帥粘沒喝。右副元帥韓離。不分道伐宋。

九月。粘沒喝克宋太原。執其知府張孝純。釋而用之。分兵取平遙。靈石諸縣。

平遙。靈石諸縣。韓離不敗。宋神師閣軍於井陘。取天威軍。克真定。冬十月。遣使如宋。十一月。粘沒喝取宋河東諸州。郡。遂渡孟津。宋西京永安軍鄭州皆降。

魯公蔡京

致仕。是年粘沒喝克宋懷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儋州。行至潭克汴京。十二月。宋帝詣青城奉表請降。宋帝還汴。許割兩河地。初稅牛具。每牛三頭為一具。每牛具賦粟五斗。

○秋陷宋西安州。○冬。陷宋懷德軍。

高麗

國王王楷遣使奉表稱藩於金。一依事遼之禮。金遣高伯淑來報。且與以保州之地。自是本國遣使如金。朝貢不絕。

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御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白時中免。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尚書左丞。遣使督諸道兵入援。金韓離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為質。○癸酉。韓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帝召羣

人與童貫相結。因得許量移。○京天資凶譎。舞智御

人與童貫相結。因得許量移。○京天資凶譎。舞智御



宋欽宗

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驟進在人。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伺為固位。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計徽宗亦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知其奸。屢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罷屢起。且見問納張毅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擇與京不。且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合者。執政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以梃之京。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每聞將退。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免。輒入見。舉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祈哀蒲伏。稅使金軍。稅至。幹離不盛兵南向坐。稅叩頭無復。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廉恥見利。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忘義至於。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父子兄弟。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自為秦越。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暮年即家。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為府營進。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之。徒集門。

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

輸貨。僮隸。

因出事目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不。

皆得美官。

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

棄紀綱法。

王內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

度為虛器。

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綱。

根株連結。

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

牢不可破。

其酋長十餘。殺其眾數千人。何灌力戰。

卒致宗廟。

而死。丙子。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

之禍。雖謫。

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娼。

死道路天。

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

下猶以不。

民間已空。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

正典刑為。

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

恨。

何以立國。至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

燕公蔡攸。

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不可。

徙封二年。

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

官太保領。

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

樞密院事。

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邦彥等言都城。

坐罪貶為。

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

大中大夫。

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

既而安置。

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

宋欽宗

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永州連徒  
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潯雷京死  
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御史言攸  
之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罪不減其  
往金軍為質以求成康王與邦昌乘筏父詔移置  
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玉道君皇萬安軍尋  
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遣使者隨  
所至誅之

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

都統制馬忠敗金人於順天門○金游騎

楚公王黼

大掠於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之  
於順天門外敗之金師遂收斂為一西封四年宣  
路稍通援兵得達  
和未詔以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粘沒喝軍太傅致仕  
种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是年貶為  
統四方勤王兵○師道至洛聞幹離不崇信軍節  
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度副使安  
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置永州行  
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至雍丘為  
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盜所殺議  
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者以天討

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不正為失  
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欽游騎但守刑云

卒馳圍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  
為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關安上門命李  
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  
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  
封三年罷  
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  
太宰為觀  
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  
文殿學士  
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  
中太乙宮  
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  
使御史劾  
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自虜渡河京師  
其孱懦不  
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  
才詔落職  
聽民出入民始安之又請緩給金帛於  
未幾卒

中

慶公白時

以楊時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時言今  
進封廣陽  
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  
郡王二年  
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  
官太師坐  
為三路總帥棄軍逃歸朝廷置之不罪  
罪累貶昭  
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  
化軍節度

宦者童貫

宋欽宗

為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副使。竄於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闖人。覆英州。吉陽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軍未至。伏貶梁師成。為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師誅。貫性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鷲。遇間即發。王黼巧媚。善策。嘗為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人主。微指。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嬖臣多先事順承。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狀貌魁梧。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為偉瞻視。頤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一日。下生鬚十數。皮骨勁。追殺之。

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如鐵。不類而遁。○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闖人。有度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量。能疎財。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悖日甚。其後宮自妃。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嬪以下。皆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獻饋。結納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左右。婦寺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譽言。日聞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寵煽翕赫。

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庭戶雜選。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成市。岳牧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輔弼多出。种氏姚氏皆素為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其門。握兵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二十年。權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傾一時。奔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走期會。過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於制。敕嘗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有論。其過纒八日。帝亦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者。詔方邵。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往察。邵一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動一息。貫使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悉偵得之。仲方發。金侯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先密以白。平仲兵敗。懼誅。亡去。綱率諸將出救。遂且陷以他。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事邵反得。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罪。逐死。窮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奸稔禍流。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毒四海。雖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菹醢不償。

宋欽宗

用。

罷李綱以謝金人。○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洵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洵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於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繼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辯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為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東等千餘人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悅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

責也。

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竊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主變亂。雖欲遷都。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邦彥等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閩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眾數其罪而罵。且欲歐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眾莫肯去。搥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遣耿南仲號於眾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眾鬱而礮之。并殺

宋欽宗

內侍臣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  
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  
始退。乃復綱右丞。克京城四壁防禦使。  
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  
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眾舉簾視之。  
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誅  
士民殺內侍為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  
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  
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遣聶昌詣學宣  
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東為太學  
錄。東力辭以歸。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

更以肅王樞為質於金。康王構還。○宇文  
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己至  
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  
康王。次日金遣王洵隨虛中入城。要越  
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  
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  
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

張邦昌還

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  
密院事。蔡懋罷。

詔割三鎮地以界金。金斡离不引兵北去。  
京師解嚴。○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  
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  
能殺敵者厚賞。眾無不奮躍。金人懼。稍  
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  
割三鎮地。斡离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  
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  
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  
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  
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  
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  
講求。不聽。

赦。○且詔諭士民。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

舊制。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復罷

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李邦彥免。○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

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

宋欽宗

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李棡為尚書左右丞。宇文粹中罷。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以兵入援。○古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用趙克國之老，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

以楊時兼國子祭酒。○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雷李綱、种師道、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

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為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死之。進屯澤州。

貶蔡京為秘書監。童貫為左衛上將軍。蔡攸為大中大夫。○以陳東之言也。時三人皆從上皇行。

梁方平伏誅。王孝迪罷。

以聶昌為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初上皇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

宋欽宗

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為變。朝議以聶昌為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聶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金粘沒喝還雲中。留軍圍太原。三月。張邦昌李悅免。○議者以邦昌私於敵。故粘沒喝復至。社稷之賊也。遂免。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臬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於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

之誰曰不可。帝曰善。

宇文虛中免。○言者劾其議和之罪。出知

青州。

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幹离不至北鄙而還。○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師道為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古為河北制置使。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离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离不遂出境。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宋欽宗

詔李綱迎太上皇於南京。○時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耳。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蚤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疆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責耶。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諸城。鎮威兵馬監押朱昭死之。

太上皇至京師。○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

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因求去。帝不允。立子譙為皇太子。

以耿南仲為門下侍郎。趙野免。

詔吏部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及近習所引獻頌。可採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

復以詩賦取士。禁用王安石字說。

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



宋欽宗

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焯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畱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禮部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焯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

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忽聞楊時目為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去云

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於殺熊嶺敗績死之古軍潰○太原圍不解詔師中由井陘與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畱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畱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嚴約古及張

宋欽宗

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眾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怒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為特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於廣州。贈師中少師。

六月。詔諫官極論闕失。○右正言崔鶡上疏曰。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倡紹述之論。以欺人主。使天下一於諂佞。

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眾。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召种師道還。以李綱為兩河宣撫使。○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師道以病丐歸。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鞅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

宋欽宗

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陛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姦。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路允迪免。

謫左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務。○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酒務。

天狗星隕。○有聲如雷。

慧出紫微垣。○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衰。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

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竄蔡京於儋州。道死。童貫趙良嗣伏誅。○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貫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至是復竄京於儋州。貫於吉陽軍。良嗣於柳州。詔下十日。京死於潭州。朝廷遣御史張澂誅貫。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良嗣於貶所。函首赴闕。梟於市。

李綱至懷州。諸軍潰於太原。○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口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鞫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

宋欽宗

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事皆專  
 達進退自如宜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  
 不遵命幹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幹兵  
 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  
 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婁室軍於文  
 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  
 求師潰於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  
 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八月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  
 還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  
 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  
 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  
 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  
 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  
 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粘沒喝幹離不復分道入寇○先是朝  
 廷以肅王為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  
 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  
 歸乃給館伴邢原曰金有耶律余覲者  
 領契丹兵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

結之以圖幹離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  
 恭余覲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於金當  
 有亡國之感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  
 之余覲使為內應仲恭還見幹離不即  
 以蠟書獻之幹離不以聞於金主晟金  
 主命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南侵粘沒喝  
 發雲中幹離不發保州

徐處仁吳敏許翰罷以唐恪為少宰何臬  
 為中書侍郎陳過庭為尚書右丞聶昌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書院事○翰處  
 仁主用兵而敏與耿南仲欲和論議不  
 合翰罷知亳州處仁又與敏爭於帝前  
 南仲與唐恪聶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  
 位諷中丞李回論之於是俱罷初敏以  
 昌猛厲可使助已自衡州召知開封府  
 不數月拜同知入謝即陳扞禦之策曰  
 三關四鎮國家藩籬聞欲以界敵一朝  
 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堅城守以  
 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  
 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

宋欽宗

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設伏開關。出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行事。未幾。言者論敏。因蔡京進用。安置涪州。

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幹離不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沒喝。則深譚金銀。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入之數。

九月。金粘沒喝陷太原。副都總管王稟等死之。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箋。轉運韓揆等三十人皆被害。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蔡攸朱勔伏誅。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於是遣使即二

人所至斬之

以王禹為尚書左丞

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珣。胡安國

於遠州。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蔡京惡

其異。已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即

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

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耿南仲聞

而惡之。力間於帝。帝不為動。中丞許翰

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

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

遠迹。不為所污。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

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

費財。罷知揚州。舍人劉珣當制。謂綱勇

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珣為綱游說。

珣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論

事。耿南仲大怒。何臬從而擠之。遂出知

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

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盡姑置之。

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之

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

宋欽宗

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置四道都總管府。以李同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宣撫副使。○從何臬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

罷西南勤王兵。○金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關。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函檄止諸軍勿前。遣給事中黃諤由海道使金以請和。

夏人陷西安州。

金韓侂不陷真定。都鈐轄劉坤死之。○种師閔及金韓侂不戰於井陘。敗績。韓侂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坤率眾晝夜搏戰。久之城陷。坤巷戰。麾下稍補。前工身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刀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知府李邈被

執北去。

冬十月安置李綱於建昌軍。

金遣使來。○金二酋遣楊天吉王訥等以書來詰責。索親王詣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其主徽號。罷御史中丞呂好問。○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閱其忠。遷吏部侍郎。

召种師道還。尋卒。○師道次河陽。遇王訥。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召還。以范訥代之。師道尋卒。諡曰忠憲。

以馮澥知樞密院事。

貶王寅為單州團練副使。○命寓副康王

宋欽宗

使幹離不軍。寓託故不行。乃貶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十一月。夏人陷懷德軍。○知軍事劉銓。通判杜翊世死之。

籍譚稹家。

詔百官議三鎮棄守。○王雲至真定。幹離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幹離不粘沒喝亦使王訥等來。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於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棗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棗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並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

金粘沒喝陷河東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

潰。金人遂渡河。陷西京。詔馮澥使金軍請和。○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眾。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知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眾皆潰。回亦奔還京師。金活女帥眾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雷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於金。粘沒喝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為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乞申飭守備。

下哀痛詔。徵兵於四方。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州人殺雲。構還次相州。○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幹

宋欽宗

萬不軍許割三鎮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為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奸賊也執而殺之時幹萬不軍濟河遊兵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橐鞬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為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為承信郎何桌罷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傅為尚書右丞○桌主戰守與唐恪耿南仲不

合罷為開封尹傅為兵部尚書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傅對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孫傅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傅與何桌尤尊信之又有劉孝竭等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効京所為識者危之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為絳人所殺南仲奔相州○幹萬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涕太息



宋欽宗

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北幹  
商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行至絳  
鈴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扶其目而齎之  
初南仲爲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  
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故每事  
異議力沮戰守與吳玠堅請割地以成  
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  
逼至是與金使王訥偕行至衛州衛鄉  
兵欲殺訥訥脫去南仲遂奔相州以帝  
旨喻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  
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  
以孫傳同知樞密院事曹輔簽書院事  
以范致虛爲陝西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  
金人人懷州知州事霍安國等死之○安  
國被圍扞禦不遺力會鼎澧兵亦至相  
與共守城竟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  
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  
人通判林淵鈴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訥  
張諶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  
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

肯降粘沒喝令引於東北鄉望拜亦不  
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  
國一門無噍類

金幹商不粘沒喝圍京城要帝出盟○時

西南兩道援兵爲唐恪耿南仲遣還於  
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及弓  
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  
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  
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問  
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  
援多爲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  
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  
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  
景德故事畱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  
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  
之開封尹何臬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  
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  
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李回免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叔夜聞

宋欽宗

名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雄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帝不答。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於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於城下。都人大懼。

復元豐三省官名。

以何臬為門下侍郎。

閏月唐恪免。以何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恪從帝巡城。為都人遮擊。策

馬得脫。遂臥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劾恪

知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

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罷。

馮澥至自金軍。以為尚書左丞。○澥與李

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挾與俱還。自後

凡三遣慶來。堅請帝出會盟。

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

金人要親王出盟。遣馮澥曹輔以宗室往

受盟。金人不許。○金人屯青城。日縱兵

攻掠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濞。與金人

戰於城下。敗死。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

瓊分兵禦之。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籍

死者以千數。乃遣間使趣召諸道兵。兵

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什

失五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金人復

來言不須上出城。請親王及何臬往議

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逐。王

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再

遣使來趣親王出盟。詔遣馮澥曹輔與

宗室仲溫士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

沒喝即遣還。不與交一語。

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殿中侍

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

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

天下兵入援。何臬以為然。密草詔藁。上

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

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知

中山府。陳遘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

宋欽宗

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項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彗星出。長竟天。

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營請降。○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桌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諫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尸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各

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傅。好問警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何桌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桌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幹离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桌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桌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

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於東平。○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既渡河。次於大名。宗澤以二

宋欽宗

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界金○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界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

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為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汜致虛會師入援至鄧州師潰○致虛聞汴京圍急會陝西節制使錢蓋之師凡十萬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率步騎號二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為參議官致虛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於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畱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宋欽宗

丁未 靖康二年

春正月。帝朝太上皇於崇福宮。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

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桌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桌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閤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桌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桌不聽。車駕至郊。張叔夜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帝回首以字呼之曰。嵇仲努力。

河東割地使劉韜自經於金軍。韜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

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子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

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於衛州。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眾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金太宗

燕王俱

徙封二十二年。汴京陷。從上皇及南征軍與宋將宗澤戰於衛州。帝北遷。至慶源境上。之食卒。

越王偲

徙封二十二年。從二帝北遷至高宗。建炎二年再見。

天會五年

春正月。宋主復至青城。粘沒喝敗績。二月。詔降宋主及宋上皇為庶人。時得宋主降表。故有是詔。宋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主不許。

粘沒喝脅宋上皇及其后妃太子宗戚至軍中。殺其侍郎李若水。粘沒喝等令宋人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宋人以張邦昌姓名入議狀。送軍前。三月。立宋少宰張邦昌為楚帝。邦昌受冊寶。即位於汴京。後粘沒喝等議置兵以衛邦昌。雷一孛莖統之不果。

西遼主

耶律大石 康國元年 夏

春。大石建都於虎思。時大石自年起見漫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兒朶。改元康國。以蕭幹里刺為兵馬都元帥。蕭查刺阿不副之。耶律燕山為都部署。耶律鐵哥為都

是年。回鶻遣使入貢。回鶻刺散可汗亦遣使入貢於金。

鄆王楷

徙封十年。與諸王皆北遷。

景王杞

進封九年。從上皇至青城。日侍左右。衣不解帶。食不啖肉。及北

夏四月。以撻懶為元帥。左監軍閣母為元帥左都監。幹離不以宋上皇太后與其親王母章氏。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北還。粘沒喝以宋主與其皇后太子妃嬪宗室及遼自太祖何桌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北還。而歸馮澥曹輔孫觀汪藻郭仲旬等於張邦昌。宋上皇離青城。其諸王後宮載牛車數百。乘至邢趙間。幹離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慙而退。幹離不粘沒喝次子作婦。上皇許之。至燕山館於延壽寺。宋主離青城。乘馬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哭。信賞必罰。

監率騎七萬東征。金以青牛白馬祭天。樹旗以誓於眾。曰。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不恤國政。朕率爾眾。遠至朔漠。期復大業。以光中興。申命元帥幹里刺曰。今汝其往。

宋欽宗

金太宗

西遼

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雷不遣。太學生徐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殺之。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玘。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且邀上皇出遷。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京城巡檢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日。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至高宗紹

濟王栩 進封七年。時帝再至青城。栩從圍宋中山。至代勝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宋主遂從代渡太和嶺。至雲中。是年五月以後。事見下卷。與士卒率同甘苦。擇善水草以立營。量敵而進。毋自取敗。幹里刺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歸。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

徐王棟

進封五年。從帝北遷。

沂王樛

進封三年。從帝北遷。

勉之曰。事無不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雷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玘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詭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以雷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雷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為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返顧。

和王棖

進封二年。從帝北遷。

信王榛

進封二年。從帝北行。

至慶源。亡匿真定境中。至高宗建炎二年。再見。

宋欽宗

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為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搥破其肩，噴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益王楫

金人大括金帛，戶部尚書梅執禮等死之。

祁王模

○時金酋邀索金帛，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秩謀窒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酋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百。搥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隕涕憤歎。

莘王植

康王構於濟州。○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

安康王榘

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澂賚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

廣平王楫

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

建安王模

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

相公榘

金人議立異姓，執孫傅、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檜至其軍。○吳玠、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玠、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

瀛公榘

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傅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

嘉公椅

孫傅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傅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義之。

溫公棟

大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飲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秘

宋欽宗

書省。俾范瓊論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拜儔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

三月。金立張邦昌爲楚帝。閣門宣贊舍人吳革。率衆討邦昌。不克而死。○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卽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閣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吳玠。莫儔及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以時雍權知樞。遷後不知。

英公棣  
儀公桐  
昌公柄  
潤公縱  
以上六王八公皆上皇子。汴京陷。俱從上。

密院事領尚書省。開權同知樞密院事。其所終

儔權簽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

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子。手

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

年號。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

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稱

臣。啓陛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

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

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

昌詣營祖之。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

案起居。時雍秉哲拜儔皆從。士庶觀者

無不感愴。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

千人北去。○張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

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

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清樓秘閣三館書。

天下府州圖。及內侍伎藝工匠。府庫畜

積爲之一空。初。金人將還。議畱兵以衛

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去不習

風土。必不相安。金人乃不畱兵而去。宗

晉康王孝

徙封二十

年。從二帝

北遷。至高

宗建炎二

年再見。

漢王仲理

嗣封五年

從二帝北

遷。不知所



宋欽宗

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史臣曰。初。韓侂胄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乃忽李綱。種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為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唯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金人圍中山

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

女直兵威耳。女直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太后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有以規邦昌之意。非真為越氏也。

郭京伏誅。○京自京城走。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眾。至襄陽。有眾三千餘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為帝。錢蓋王襄及張思正等止之。不從。會有自京城來者。具說京誤國事。思正囚京刺殺之。是年五月。高宗即位於南京。改元建

宋欽宗

炎事見下卷。

